

时间碎片

昔日劈柴院 ●侯修圃

认识劈柴院是1952年的事。那年我12岁,由老家来青岛看眼病,在姐姐家住了两个月。除了看病,我在青岛就是玩。

我常去的地方就是劈柴院。那时候劈柴院很热闹,说书的、变戏法的、唱戏的都有。我喜欢听书。听书的坐长条凳的人是常客,站着听的往往是蹭书的。一旦说书的说“且听下回分解”,就意味着要收钱了,坐客纹丝不动,站客立马鸟兽散,我拔腿就走。说书人说:“别走别走,有钱帮钱场,无钱帮人场。”这时就有小孩拿着小锣或帽子替说书人收钱,听书的一般每个人会给小孩2分钱。收完钱,站客又慢慢聚拢回来。

劈柴院小吃多,由于囊中羞涩,我对吃的并不关心。劈柴院中山路出口过道里有个出租小人书的摊子,我隔三差五地到那里,坐着小板凳看小人书。我问过老年人:“这里为什么叫劈柴院?”多数人的回答是,这里最早是劈柴集市,后来形成了大院,仍叫劈柴院。

1957年7月,我考入青岛四中,住在广东路2号。1963年,我到一所学校任教。有天下午,同事小黄约我到劈柴院去打牙祭。正是深秋,北风刮着黄叶漫天飞舞。我们从北京路进入劈柴院,胡同两旁有酒馆,也有小食品店,江宁会馆似乎没开放。走到十字路口,左边是李家饺子楼,对面是元惠堂。“元惠堂是老字号,我们进去。”小黄说着走了进去,我紧随其后。在一张方桌旁边坐下,小黄来到柜台

前,柜台上有两个酒坛子,一旁挂着三个酒提子,分别是一两、二两、半斤的。小黄要了四两白酒、两热两凉四个菜,记得其中有砂锅豆腐。

两口酒下肚,浑身暖烘烘的,我们从教育谈到文艺。当时常在《青岛日报》副刊发表作品的有尹典训、毛书征、邓式光、肖华荣、刘饶民、符加雷、刘敬堂等人。那时我23岁,最崇拜尹典训。我对小黄说:“三十岁前,我要达到尹典训的水平。”小黄说:“尹典训就住我家楼上。”我立即提议到小黄家里坐坐,然后看一下尹先生的住房。从小黄家出来,他指了指尹先生的家,我投去崇敬的一瞥。

1965年春,同学韩桂元由牡丹江回平度老家探亲,顺便来青岛看我。他是牡丹江市知名诗人,来青岛住在悦来客栈。星期天,我请桂元到劈柴院吃饺子。我们从河北路进入,两边小吃店很多,坛子肉、回锅肉、甜沫、馄饨、豆腐脑,卖什么的都有。我们去了李家饺子楼,二层小楼里,朱红色地板和楼梯格外鲜艳,楼梯旋转而上。我要了两盘水饺、两个小菜。李家的水饺确实名不虚传,透过面皮能看到馅的颜色五彩缤纷,没吃就醉了。饺子皮用的面粉白得透明,吃到口里皮滑馅鲜,伴着几口小酒下肚,欲醉欲仙。桂元直赞:“青岛第一水饺!”那一刻,我有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的感觉,不是水饺的味道,而是乡愁的味道。

改革开放之后,劈柴院焕发新生,注入了现代元素,成为网红打卡地。不过,那些远去的故事,那些乡愁的味道,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。

心灵花园

理想的下午 ●张瑜

《理想的下午》是中国香港作家舒国治先生所著的一本书的名字,书中收录了一篇同题文章。读罢欣赏神往之余,不禁浮想联翩。

属于我的理想的下午,应该从一杯氤氲着香气的焦糖玛奇朵开始。青岛大学路上的咖啡馆挤挤挨挨,常去的也就一两家而已。时已炎夏,遮天蔽日的梧桐树叶呈现出最好看的翠绿色,所以最好拣个靠窗的座位。如果这时候来一点“梧桐更兼细雨”就再理想不过了。明代江南才子陆绍珩在《小窗幽记》中把“雨滴阶声”“棋子落声”“雪洒窗声”一并列为“声之至清”,当然,句尾的“而读书声为最”才是重点。一本书在手,才是这个理想下午的重头戏。书籍的选择,可以是余秋雨先生的《中国文化课》一类,思绪可以走走停停,信马由缰,或者与已有的知识架构进行拼接;或者反刍一番,刷新之前的认知;又或者由于自己曾经的观点得到印证,收获知己相逢的快乐。凡此种种,都是纸质读物带来的乐趣。咖啡馆里一般会有音乐,小野丽莎的《玫瑰人生》就不错,法语低回缠绵,若即若离,最宜此情此景。

理想的下午自然少不了漫步。雨后最好,能够嗅得到泥土的芬芳,而这种香气,足以抚平内心的焦虑。据说,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,每天下午都会叫上一位相熟的教授去小树林散步,闲谈中观点碰撞飞溅出的灵感火花令他乐此不疲。午后漫步,与友偕行甚好,独行徜徉亦佳。在内陆城市气温屡创新高的时候,青岛因临海的地利沁凉依旧。沿着大学路缓行,在这条兼具历史感和文艺范的道路两旁,一株株高大粗壮的梧桐树已经贴心地撑开了绿云般的大伞。路的西侧是一家又一家咖啡馆、甜品店、手作店,还有一家理发店。路的东侧是

海洋大学鱼山校区长长的围墙,音乐生的练习教室紧邻马路,偶有琴声从窗口飘出,令人在心旷神怡之际生出一些美丽的猜测。

再往南,就是青岛市美术馆的红色围墙,红墙的拐角就是大学路、鱼山路的交叉口。因为这段黄色琉璃瓦覆盖的红墙,以及红墙拐角处镶嵌的两个汉白玉路标牌,这里意外地成了声名远播的网红打卡地,一年四季都聚集着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,他们有的在这里拍婚纱照,有的在这里合影或者自拍。每逢毕业季,同窗离别的伤感,“悟以往之不鉴”的遗憾,对未来的忐忑,就会在男孩女孩心底催生出五味杂陈的复杂情怀。这里是路的拐角,又何尝不是人生的拐点。来来去去的年轻人,在这里尽情地笑,尽情地哭,尽情地拥抱,不由得令人感慨青春无敌。

理想下午的终章,是放飞一只密涅瓦的猫头鹰。法国有一句谚语:“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。”意思是黄昏时刻结束一天的忙碌喧嚣,宜放松身体,放空思绪,让自己的心像鸟儿一样在天地间自在盘旋。法兰西民族长于思考,虽然也常被诟病耽于哲思而缺乏行动力。但无论是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们,还是将人比作“一棵会思考的芦苇”的帕斯卡,还是提出“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”这一论点从而为现代辩护制度奠定理论基础的穆勒,他们的名字,连同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,都会被历史所铭记。

可是,与丰满的理想相比,现实往往骨感,所谓“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”。比如,咖啡不对味,音乐不悦耳,一场雨搅乱了散步计划,如何破解?也许,只有心随行至,悦己纳人,不为形役,不为物役,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“理想的下午”。

雨夜海上救援——致敬田横岛勇士 ●袁福夏

天海漆黑
风大浪急
“救人”的呼声就像一道闪电
照彻百余岛上居民的心扉

社区支书一马当先
船老大沉着应对
居民们齐心协力
谱写了一曲

战恶浪,缚风雨
海上半夜救援的壮歌

事态危急之中
勇士们全凭过硬功夫
争分夺秒排除万难
赢得了救援成功的胜利

四人得救生还

这是岛上居民们的大功
在极其恶劣的海况中
创造了拯救生命的奇迹

向你们致敬
田横岛的勇士们
你们可歌可颂
堪称新时代的英雄

那天风急雨大,我带女儿去医院看医生,在雨中走了不短的路。隔日清晨刚出地铁站,忽觉右脚的鞋子松垮了不少,低头一看,才发现这只运动鞋已开胶,再穿下去鞋底和鞋帮就要分家。我暗自庆幸,还好及时发现,免了尴尬。

这双鞋是三年前在外地买的。因为穿着合脚,几乎风雨无阻天天穿它,算是我休闲鞋里最常穿的一双。今年初的冬奥会期间,几次去现场勘查场地,也是穿这双鞋。几天里连轴去长城、颐和园和奥森公园,顶风踏雪下来,左侧一只鞋终于不堪折磨而罢工,不打招呼就开了胶。当时我在一家冬奥酒店工作,身边只有这双鞋。总不能穿着这只开口的鞋子到处行走吧。后来想起单位附近有个修鞋摊,一位老大爷常年在那里,索性找他看看吧。

到了摊位上,我把鞋脱下来给大爷看。他瞄了一眼便说:“十块钱,保证给你修好。”我说:“这只鞋就是开了胶,粘一粘就可以吧。”他说:“那肯定不行,开口太大,必须缝,否则很快又会开。”

我起初有些不信他,没想到到前后一共十分钟,他熟练地穿针引线,上下翻飞,很快就把鞋子修补得妥妥帖帖,严严实实。拿过来穿在脚上,严丝合缝,轻快跟脚,没有任何问题,不禁惊讶他有如此好的手艺。不知不觉,这只鞋已穿了半年,果然如他所说,结实实实,一点毛病也没有。

闲聊中得知他是河南人,儿子在北京上大学。他在家乡无事做,就来京租了这个小摊位,每个月交五百块钱租金。虽然挣钱不多,但足以贴补家用,还能够资助孩子读书。他看上去肤色黝黑,脸上皱纹深密,胡子拉碴,但其实年龄并不比我大,叫大爷是有点过分了,该叫大哥更恰当些。他说:“以前生意还好一些,来修鞋的人多。鞋是要常年穿的,很多人心爱旧鞋,有的破了几个洞还要拿来补。如果不是疫情的原因,春节本打算回河南老家的。没想到疫情一起来,哪儿都去不了了。”

想起这位手艺过硬的大哥,我拎着鞋来找他。我说:“大哥还记得我吗?”他望了我一眼,抿了抿嘴,笑着说:“记得,过年的时候你来过。”我说:“您真是好记性啊,我这右脚的鞋又坏了,能修吗?”他看了一眼说:“这鞋有两个大口子,要多一点钱,你是回头客,十五块吧。”我爽快地说:“没问题。”他是个诚实人,不需要还价的。

他一边穿线缝鞋,一边说:“最近生意越来越清淡,来修鞋的人更少了,也许跟疫情有关吧,这年月挣个钱不容易。”说话之间,他已经把鞋子修补完毕,手艺真是没说的。我拿在手里端详了一下,补鞋的针线扎扎实实,密匝匝,鞋面鞋底崩得紧致,着实让人开心。他说:“这鞋一年之内再开不了的,你放心吧。”

我向他道了谢,心底涌起无限感慨:这位修鞋大哥从事的是不起眼的工作,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在这繁华靓丽的都市广厦间,他也许是最平凡的劳动者。他没有那些成功人士令人惊艳的传奇,有的只是艰辛、淳朴和真实,但他的故事却可能更加温暖动人。

烟火人间

修鞋

愚僮

征稿启事

来稿要求1000字—1500字左右,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,而且一定要原创,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zaobao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“文化青岛”